



卡夫卡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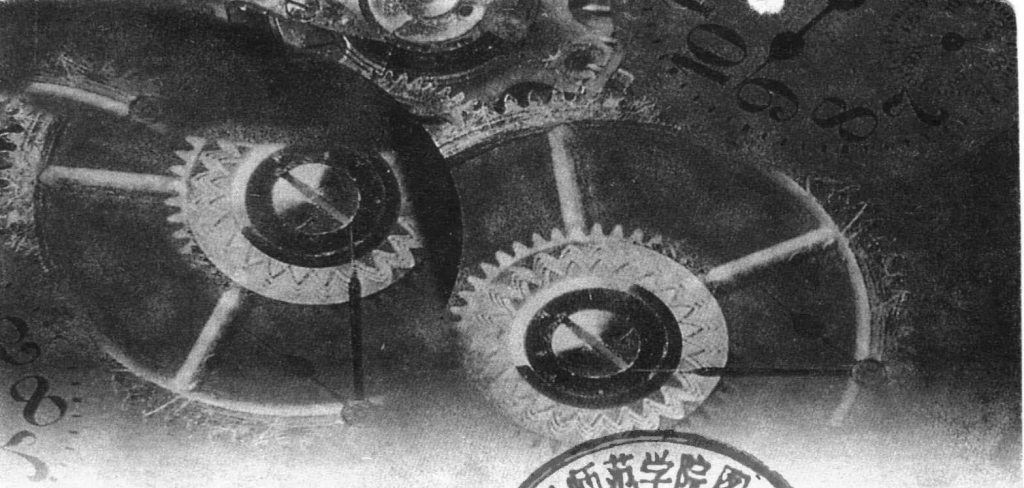
*Kafka Wenji*

# 审判

弗朗茨·卡夫卡 著  
王滨滨等 译 林骧华 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卡夫卡文集

*Kafka Wenji*



# 审判

弗朗茨·卡夫卡 著  
王滨滨等 译 林骧华 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审判

[奥]卡夫卡 著 王滨滨等 译

---

责任编辑:吴 迅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杏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125

插 页:2

字 数:280,000

版 次: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62-1/I·1454

定 价:12.4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内 容 提 要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是奥地利最杰出的现代派小说家。在他那平淡而短暂的一生中,充满了对生命孤独、世界荒诞以及对周围现实的顽强而徒劳的反抗等生命体验,这些都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较充分的反映,卡夫卡是文学界的存在主义者,对于存在的痛苦,卡夫卡是先知先觉者,他不仅指出了存在及其痛苦的现象与根源,而且也让读者明白,那种对存在的痛苦麻木得不知不觉,才是人类真正的悲剧,因此,卡夫卡的那些深刻、悲观的创作,又反过来激励和启发人们去追求自由的力量,并且永远不抛弃希望。卡夫卡的创作使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以独特的风格,造成了一种充满幻觉的艺术氛围。他娴熟地将细节的真实和情节整体的荒诞交织在一起,用似非而是的场面,高度真实地表现了异化条件下人的扭曲和变形的生活。

本书收卡夫卡的带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审判》以及8个短篇小说。在《审判》中,法庭、法警对小说主人公无休无止、无缘无故的虐待,不仅表现了现实法律的荒诞的无理性,而且作品中那充满焦虑的沉闷气氛,也表现了人与人之间深刻的隔膜与孤独。著名的《变形记》及其他短篇小说,均为卡夫卡短篇创作的精华。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卡夫卡的哲学思想和创作特色,是解读卡夫卡的一扇扇窗口。

# 目 录

## 审 判（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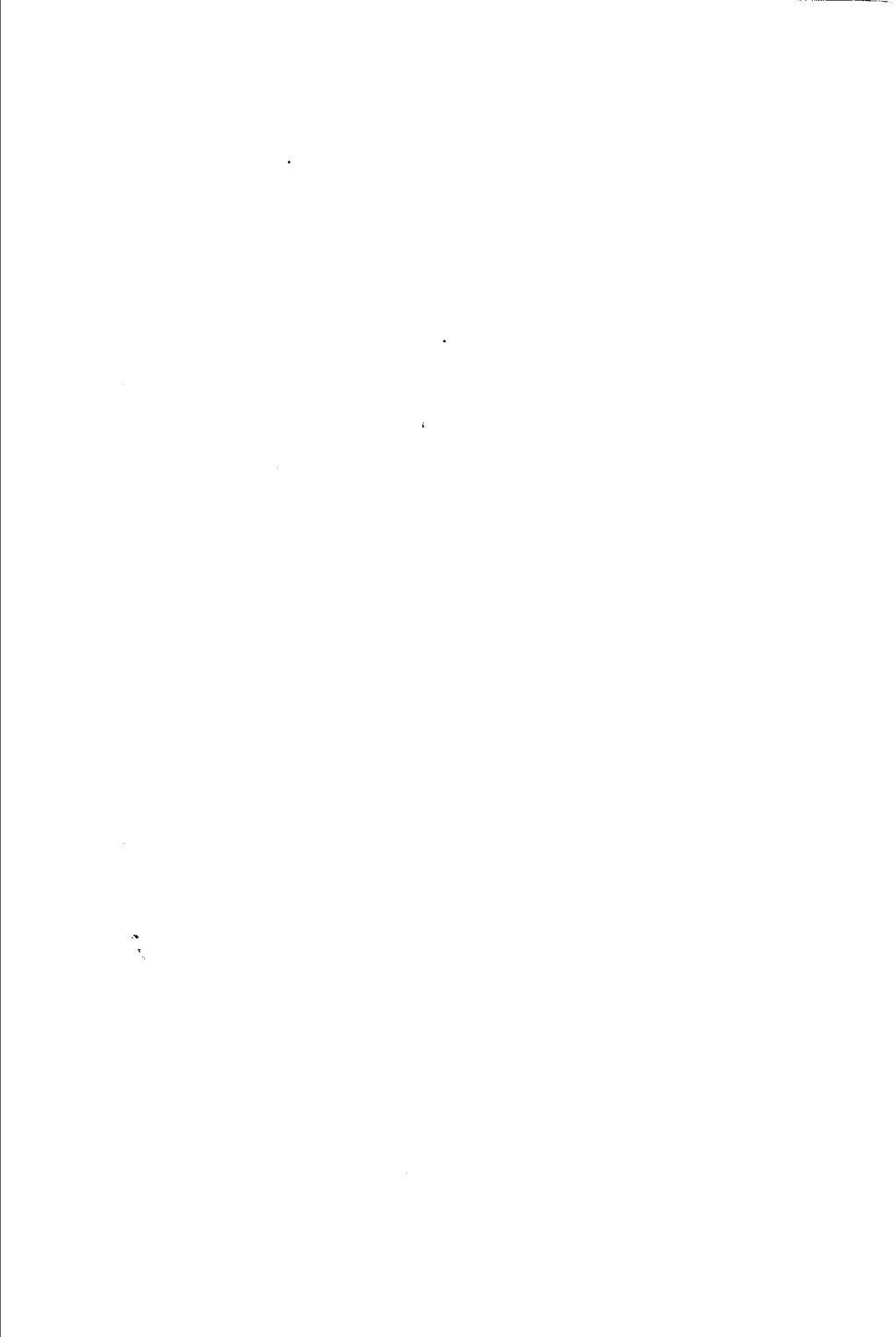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26
第三章 .....	40
第四章 .....	60
第五章 .....	67
第六章 .....	73
第七章 .....	90
第八章 .....	130
第九章 .....	155
第十章 .....	174

## 短篇小说

变形记 .....	181
判 决 .....	231
老光棍布卢姆费尔德 .....	243
致科学院的报告 .....	266
筑 洞 .....	276
饥饿艺术家 .....	308
乡村医生 .....	318
在劳改营 .....	324

# 审 判

王滨滨 译



## 第一章

### 被捕——与格鲁巴赫太太交谈 ——比斯特纳小姐

一定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他一点坏事也没干却在一个清晨被捕了。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厨师每天都是8点左右给他送来早点，而这天却没来，这可是过去从没有过的。K.又等了一会儿，躺在枕头上看着住在对面的那个老太太，她正好奇地打量着他，这在她可是不常见的，他觉得有些蹊跷，肚子也饿了，于是摇响了铃。马上有人敲门，一个他在这幢房子里从未见过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人很瘦削，但很结实，身穿一件黑色紧身衣，衣服像旅行服一样打了许多褶子，还有许多衣袋，襻儿啦，扣子啦皮带什么的，看上去很实用，虽然并不清楚这些装饰是用来做什么的。“您是谁？”K.顿时直起半个身子问道。可那个人没答腔，就好像他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只问了声：“您摇铃了？”“安娜应该给我送早点来，”K.说道，接下来默不作声，打量着、琢磨着来人，想弄清楚他到底是谁。可不一会儿这个人就避开了他注视的目光，转身朝门走去，打开门对一个很可能就站在门后的人说：“他想让安娜给他送早点来。”隔壁房间传出了窃窃笑声，听不出来是否有好多人在笑。尽管那个陌生人不可能从笑声里听出什么新名堂，可还是用告发的口吻对K.说：“真不像话。”“这可是新鲜事，”K.说着从床上跳下来，急忙穿上裤子。“我倒要看看隔壁房间是些什么人，看看格



鲁巴赫太太怎么担当得起打扰我的责任。”他立刻想到没必要对陌生人说这话，这样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他拥有监督权，但在他看来现在这一点并不重要。然而陌生人却是这样理解的，因为他说：“您最好留在这里。”“我既不想留在这里，也不想管理您，除非您自我介绍一下。”“我可是为您好，”陌生人说着自己把门打开。K. 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走进隔壁房间，乍一看里面和昨晚没什么两样。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堆满了家具、被子、瓷器和照片，房间今日比往日也许更宽敞些，只不过不能马上察觉得到这一点，因为里面主要的变化是多了个陌生人，于是更忽略了空间有何变化。那个人正在敞开的窗户旁边看书，现在他抬起头来喝道：“您应该呆在您的房间里！难道弗兰茨没告诉您吗？”“没告诉，您到底要干吗？”K. 问道，他看了看这个新面孔，又看了看门口那个被称作弗兰茨的人，继而目光又收回到新面孔上。从敞开的窗户望去，又看见了那个老太太，她怀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好奇心走到正对着这里的窗子前，想把里面的一切看个清楚明白。“我只想让我格鲁巴赫太太……”K. 说话时做了一个动作，仿佛要从两个男人怀里挣脱出来，可他们站得离他老远，他想离开这里。“不行，”临窗的那个人说着，把书往小桌子上一扔站了起来。“您不能离开这儿，您已经被捕了。”“好像是这么回事，”K. 说。“可我到底为什么被捕？”他接着问。“我们不是来告诉您原因的。回到您的房间去等着。一旦开庭，您就能了解全部情况了。其实我这样态度和蔼地劝您，已超越了我的使命范围。但我希望除了弗兰茨没人能听到我说的，弗兰茨本人也违反了规定对您太客气了。如果您以后都像在给您派看守这个问题上这么幸运，您就可以充满信心了。”K. 想坐下去，可看见整个房间除了临窗那张靠椅外没有其他可坐的地方，“您会认识到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弗兰茨边说边同另外一个人朝他走来。特别是那个人，比K.高出一大截儿，几次三番拍拍他的肩膀。两个人查看了一下K.的睡衣后说，他现在得换上一件比睡衣还随便的衣服，但他们会把他的睡衣和其他东西保存好的，假如案子结局是好的，他们会把东西还给他的。“您把东西交给我们要比放到银行保险箱里强，”他们说，“因为那里常有贪污的事，另外，过了一段时间后不管是否结案，那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卖掉。可这样的诉讼得拖多长时间啊，特别是最近！当然，您最终会从银行得到一笔钱，可第一，钱数本身就很少，因为拍卖东西不是看出价多少，而是看贿赂多少，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东西经过几人之手，那么几年过去后，进项也就随之减少。”K.几乎没听进这番话，他对他的东西或许还拥有支配权，可这种权利他并不看重，在他，要紧的是要弄明白他的处境。可在这些人面前他连思考思考都不行，第二个看守（也只能是看守）总是一脸和气地用肚子撞他，可当他抬起头来，看到的只是一张干瘪瘪的、瘦骨嶙峋的脸，和五大三粗的身子丝毫不相称，鼻子很大，往侧面歪着，这张脸正隔着他和另外一个看守交流。这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说些什么？他们是哪个机关的？K.毕竟生活在一个法制国度里，处处是和平，法网恢恢，谁敢在他的住宅里袭击他？他总是乐于把所有的事都往好处想，最糟糕的事只有到事发之时才相信，即使一切都岌岌可危，也不想未雨绸缪。可这里的事儿在他看来有点儿不对劲，虽然可以把整个过程看作是个玩笑，一个很大的玩笑，是银行里的同事们出于他不知道的原因（也许因为今天是他30岁的生日）跟他逗着玩儿，这完全是可能的，也许他只要随便对看守们的脸笑一笑，他们就会跟着笑，也许他们是街口值勤的人，他们和值勤人员没什么两样，不管怎么说吧，这次，严格地说自打见到看守人弗兰茨起他就打定

主意，不让他们占一点点便宜，在他们面前或许他还能占占上风。至于以后别人说他不懂玩笑，K. 认为这种风险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可他又想起了几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前他可没有从往事中吸取经验的习惯），与他的朋友不同，他总是有意识地不那么谨慎行事，他一点儿都不考虑由此会产生的后果，但最后的结果总是受到惩罚。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至少这次不能。如果这是一出闹剧，那么他愿意同演。

他还是自由的人。“请让开，”他说着急匆匆地在看守人中间走过，回到自己的房间。“看来他还算明智，”他听到身后有人说。一回房间，他立刻拉开了写字桌的抽屉，里面一切都井然有序，可偏偏他要找的证件却由于激动而找不到，最后只找到了自行车执照，就想马上拿着它去找看守人，转而又觉得这种证件根本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又继续翻，最后找到了出生证。当他又返回到隔壁房间时，对面的房门开了，格鲁巴赫太太正想进来。她一转眼就不见了，因为还没等她认出 K. 来就露出一副尴尬相，请他原谅，走了出去，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房门。“您倒是进来啊”，K. 还来得及说这么一句，现在他拿着证件站在房中间，眼睛还盯着那扇没再打开的房门。看守的一声招呼吓了他一大跳，这两个看守坐在临窗的小桌旁，窗户敞开着，K. 现在才看见他们正在吃给自己送来的早点。“她为什么不进来？”他问道。“不许她进，”大个子看守说。“您不是被捕了吗？”“可我怎么会被捕呢？而且以这种方式？”“您又来了不是，”看守说着把一个面包蘸到蜂蜜罐里去。“这种问题我们是不回答的。”“您必须回答，”K. 说。“这些是我的证件，现在请您给我看看您的证件，特别是逮捕证。”“天啊！”看守惊呼道。“您还是没适应您目前的状况！看来您还是存心惹我们生气。这不管用，现在您周围的人里我们可是给您帮助最多了！”“是这么回事，您尽

管相信吧，”弗兰茨说话时手中的咖啡杯没送到嘴边，而是用一种看似意味深长、却高深莫测的目光始终盯着K.看，K.身不由己地与弗兰茨的目光进行交流，可接着拍了拍他的证件说：“这是我的证件。”“我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个彪形大汉看守叫道。“您就像个孩子，这么爱激动。您到底要干吗？您和我们看守讨论证件和逮捕证就能很快了结您这个该死的大案吗？我们是小卒一个，不太懂证件，我们只是每天在您这儿站10个小时的岗，然后拿钱，除此以外和您的案子没别的关系，我们就是干这活儿的人，尽管如此，我们也能懂得一个道理，我们为之效劳的上级机关在决定逮捕前，是要很仔细地查明逮捕的原因及被捕的人，在这一点上不会有错。就我所知道的机构（我只知道最基层组织）当然不会在人群中去寻找犯罪，而是像法律所说的那样，被犯罪吸引而来，所以不得不派我们看守出来，这是法律。怎么会有错？”“我不知道这个法律，”K.说。“这样的话对您更糟糕，”看守说。“这个法律也许只存在你们的脑子里，”K.说，他想通过什么办法弄清他们的想法，要么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要么他和他们的想法融合在一起。可看守只是反驳道：“您会吃苦头的。”弗兰茨插嘴说：“你瞧，威廉，他承认他不知道法律，却一再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你说得对，可没有一件事能让他明白，”另外一个人说道。K.不再说话了。他心想，我还非得让这些基层组织（他们连自己都承认是基层组织）的人说的废话把我弄得糊里糊涂吗？反正他们尽说些他们根本就不懂的事情。他们的安全感是用愚蠢来保障的。找个跟我一样的明白人说，几句话就能把所有的事情说清楚，跟他们这两个人说，连篇累牍也不顶用。他在房间的空地上走了几个来回，他看见另一边的那个老太太正把一个年纪更大的老头拽到窗前相拥而立。K.非要结束这场表演：“您带我去找您的上

级，”他说道。“什么时候上级要您去再去，早了不行，”那个叫威廉的看守说。“但我劝您，”他补充道，“现在还是回到您的房间去吧，冷静地等待着对您的判决。我们劝您不要胡思乱想给自己宽心，而是要养精蓄锐，他们会对您提出许多要求的。我们帮了您这么大忙，您却这样对待我们。您忘记了一点，别管我们是什么，现在起码在您面前我们是自由的人，这可不是一般的优势。尽管如此，如果您有钱的话，我们很愿意为您到那边的咖啡店买些早点回来。”

K. 默默不语地在那儿站了良久，没理会这个建议。如果他现在打开套间的门，甚至是门厅的门，他们两个也许根本不敢对他怎么样，或者索性把事情做过头，全部问题也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可也许他们会抓住他，况且一旦被他们制服，那么他所有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现在与他们相比，他毕竟还在某些方面保持着这种优势。所以最好还是放弃解决问题的办法，让事情顺其自然，这样比较有把握。于是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和看守都没再说什么。

他躺到床上，从盥洗槽拿过来一个漂亮苹果，这是昨晚为早餐准备的。眼下这个苹果是他唯一的早点，不管怎样，当他咬下第一口时，就确信这苹果要比看守赏赐般地从肮脏不堪的夜咖啡馆弄来的早点强得多，他现在觉得很惬意且充满了信心，今天上午虽然不能去银行上班，但他在银行的职位较高，不去上班很容易请假。他真该请假吗？他准备请。如果别人不相信他的话，也可以理解，那么就让格鲁巴赫太太来作证，或让那边那两个老人，他们现在可能又来到对面的窗前了。K. 很惊奇，至少看守的思路使他惊愕，他们把他赶到房间里，却让他一个人呆在这儿，这样自杀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十倍，不过他同时又想（这次是他自己的思路），他有什么理由自杀。就因为坐在旁

边那两个人抢走了他的早点？自杀太没意义了，即便他想这样做，也会因为自杀是愚蠢的行为而做不到。如果看守们头脑不是这样狭隘，别人也许可以相信，他们也会认为自杀没意义，所以不会想到让他一个人呆着有什么危险，如果他们想要看的话，现在就可以看到他走到壁橱那儿，从里面拿出他存放的一瓶好酒，先以酒代饭喝干了一小杯，第二杯是用来壮胆的，最后一杯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万一出现始料不及的情况好应付。

隔壁房间里一声呼唤吓了他一跳，牙都磕到杯子上了。有人喊“监督员传您！”他只是被这种喊声吓了一跳，喊得那么短促，不连贯，有股军人的味道，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看守弗兰茨的声音。这个命令本身他还是挺乐意听的。“终于来了！”他应声喊道，关上壁橱，赶快跑到隔壁房间。那里站着两个看守，他们又把他轰回他自己的房间，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事。“您想什么呢？”他们呵斥道。“阁下就穿着睡衣到监督员那儿去？他准让人把阁下痛打一顿，连我们也得跟着挨揍！”“少管我，见鬼去吧！”K. 吼着，这时他已被挤到衣箱那儿了，“既然你们突如其来在我床上逮捕我，就别想看见我穿着节日的礼服。”“您这样做没用，”看守们说，K. 冲他们吼叫时他们一直很冷静，甚至快伤起心来了，这反倒让他不知如何是好，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恢复了理智。“这种繁文缛节真可笑！”他仍嘟嘟囔囔，可还是从椅子上拿起一件外套，用双手托着，像是要把外套递给看守们来评价。他们摇摇头。“必须是件黑外套，”他们说。K. 马上把外衣往地上一扔说道（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这又不是正式审讯。”看守们笑了笑，可还坚持他们的意见：“必须穿黑色外衣。”“如果这样就可以加快问题的解决，我没意见，”K. 说着打开了衣箱，在衣服堆里寻找半天，选中了他最好的黑色衣服，这件外套因其裁剪合体在熟人中间几乎引起

过轰动，而后他又抽出另外一件衬衫来，开始仔细地穿戴。他暗自想，看守们忘了逼他去洗澡了，这样会加快整个事情的结束。他注视着他们，看他们是不是又想起来洗澡的事，可他们自然不会想到这一点，威廉却没忘记让弗兰茨到监督员那里报告一下 K. 正在穿衣服。

他穿戴整齐后，不得不擦着威廉身体而过，穿过隔壁空荡的房间走进套间，套间的两扇门早已打开。K. 知道得很清楚，这房间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比斯特纳小姐住着，她是个打字员，常常早出晚归，和 K. 也只是彼此寒暄过几句。现在她的床头小桌子放到房屋中间做审判桌，监督员坐在桌子后，跷着二郎腿，把一只胳膊横放在椅背上。

在房间的一角，有三个年轻人在看比斯特纳小姐的照片，照片插在墙上一块壁毯上。窗户开着，把手上挂着一件白衬衫。对面窗户处仍站着那两个老人，但他们的圈子扩大了，因为他们背后站着—个高出他们许多的男子，他衬衫敞到胸部，正用手指连捻带按他那发红的山羊胡子。“是约瑟夫·K. 吗？”监督员问了一声，也许只想把 K. 走神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来，K. 点点头。“您可能对今早的事情感到吃惊吧？”监督员边问边用双手摆弄着床边小桌子上那几样不多的东西：一枝带火柴盒的蜡烛、一本书和一个针插，好像这些是他审判所必需的东西。“当然了，”K. 说，终于和—个明白人面对面地站着了，可以和他谈自己的案子了，—阵快感向他袭来。“我当然感到吃惊，可并非很吃惊。”“不很吃惊？”监督员问道，把蜡烛挪到小桌中间，而把其他东西放到蜡烛周围。“您也许理会错了，”K. 赶快说道。“我是说，”K. 说到此停了下来，看看四下是否有座椅。“我可以坐下，对吧？”他问道。“没这个惯例，”监督员回答道。“我是说，”现在 K. 不停地说开了，“我当然很吃惊，不过我已过而立

之年，命里注定独自一人艰难度日，也就磨练得不怕突发事件了，对这样的事不那么往心里去。特别是今天这种事情。”“为什么特别是今天这种事情？”“我不想说我把整个过程都看成是个玩笑，依我看，为开玩笑而搞这么多活动未免规模过大，肯定公寓里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再加上你们全体人员，这已超过了玩笑的范围。所以我不想说这是个玩笑。”“完全正确，”监督员边说边看火柴盒里还有多少火柴。“可另一方面，”K.继续对所有人，甚至还想对那三个看照片的人说，“可另一方面，这事也不会有多少重要性可言。我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是，我找不到丝毫可以用来指控我的罪行却被起诉了。但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我是被谁起诉了，哪个部门受理诉讼？你们都是公务员吗？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穿制服，我不想把您的衣服，”说到这里他转向弗兰茨，“称作是制服，它更像一件旅行服。在这些问题上我要求有个明确的答复，我确信事情搞清楚后我们就可以彼此很友好地分手了。”监督员把火柴盒往桌子上一摔。“您完完全全地搞错了，”他说。“就您的案子而言，这里的先生和我完全是次要的，我们对您的案子甚至一无所知。我们可以穿最最合乎标准的制服，可您的案子也没坏到哪儿去。您被起诉的事我完全可以不告诉您，或者进一步讲，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被告。您被捕了，这一点没错，其他的我就知道了。也许看守们胡说了别的什么，那也只是胡说而已。即使我不回答您的问题，我也可以劝您不要老想我们，老想会在您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您最好多想想自己。不要这么大肆宣扬您的无辜，这样会影响您给人留下的还不坏的印象。尤其在说话时您也应该更克制一些，您刚才所说的一切，别人都能从您的举止中看得出来，只要说几句就够了，另外，这对您也没什么特别的好处。”

K. 呆呆地望着监督员。他要在这儿听一个也许比他年轻许



多的人这么头头是道地说教？就因为他坦率而得受罚在这儿听训斥？可有关他被捕的原因和下令逮捕他的人什么也没了解到？他感到有些激动，来回踱着步，没人阻止他，他把袖口卷了起来，摸了摸自己的胸脯，理了理头发，从三位先生身边走过时说：“真是无稽之谈。”那三个人顿时向他转过身来，友好地，但严肃地看着他，最后他又在监督员桌子前停下了脚步。“哈斯特勒律师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我能给他打个电话吗？”“当然可以，”监督员说，“可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除非您非得和他谈您的私事。”“什么意义？”K.叫道，震惊多于愤慨。“您到底是谁？您想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可却演了这出最无意义的戏？这难道不令人心寒？各位先生先是突然逮捕了我，而现在又闲坐或闲站于此，却让我在你们面前练高超的骑术。我被捕后给一个律师打电话有什么意义？好吧，我不打了。”“打吧，”监督员边说边用手朝放电话的门厅指了指，“请吧，请您打电话吧。”“不，我不想打了。”K.说着走到窗前。对面窗前那一圈人还在，只不过K.现在走到了窗前，使他们静静地观看似乎受到了一点影响。老人们想站起身来，可他们身后的男子让他们放下心来别走开。“那儿也有这样的观众，”K.冲着监督员大声喊了起来，用食指向外指了指。“走开，”他朝对面喝道。那三个人也马上后退了几步，两个老人甚至退到了那个男人后边，他那宽大的躯体掩护着老人们，从他的口形上可以猜得出他还说了些什么，但因为距离远听不清楚。可他们没完全走开，而像是在等待时机，等没人看他们时再走到窗前来。“这些人真讨厌，肆无忌惮！”K.说着转过身来。监督员可能在随声附和，K.用眼睛的余光相信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也许根本就没听，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他一只手使劲按在桌子上，好像在比手指的长短。两个看守坐在一个用装饰布覆盖着的箱子上，双手揉膝。三个